

子夜

子 夜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4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8 插页 2

1952年9月北京第1版

1960年4月北京第3版

1982年1月北京第21次印刷

印数 456,501 - 631,500

书号 10019·120

定价 1.35元

子夜

子 夜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4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8 插页 2

195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1960 年 4 月北京第 3 版

1982 年 1 月北京第 21 次印刷

印数 466,501 - 631,500

书号 10019 · 120

定价 1.35 元

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綫。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，怪痒痒的。苏州河的渾水幻成了金綠色，輕輕地，悄悄地，向西流去。黃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經漲上了，現在沿这苏州河兩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，艙面比碼頭還高了約莫半尺。風吹來外灘公園里的音樂，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銅鼓聲最分明，也最叫人興奮。暮靄挾着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，電車駛過時，這鋼架下橫空架挂的電車綫時時爆發出几朵碧綠的火花。從橋上向東望，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，蹲在暝色中，閃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。向西望，叫人猛一驚的，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，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：Light, Heat, Power!

這時候——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，有三輛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鐵龍汽車像閃電一般駛過了外白渡橋，向西轉彎，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。

過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總商會以西的一段，俗名喚作“鐵馬路”，是行駛內河的小火輪的彙集處。那三輛汽車到這裡就減低了速率。第一輛車的司機輕聲地对坐在他旁邊

的穿一身黑拷綢衣褲的彪形大汉說：

“老关！是戴生昌罢？”

“可不是！怎么你倒忘了？您准是給那只烂污貨迷昏了啦！”

老关也是輕声說，露出一口好像連鉄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齿。他是保鏢的。此时汽車戛然而止；老关忙即跳下車去，摸摸腰間的勃郎宁，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，就过去开了車門，威風凜凜地站在旁边。車廂里先探出一个头来，紫酱色的一张方脸，浓眉毛，圆眼睛，脸上有許多小疤。看見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門上正有“戴生昌輪船局”六个大字，这人也就跳下車来，一直走进去。老关紧跟在后面。

“云飞輪船快到了么？”

紫酱脸的人傲然問，声音宏亮而清晰。他大概有四十岁了，身材魁梧，举止威严，一望而知是頤指气使慣了的“大亨”。他的話還沒完，坐在那里的輪船局办事員霍地一齐站了起来，内中有一个瘦长子堆起滿脸的笑容搶上一步，恭恭敬敬回答：

“快了，快了！三老爷，請坐一会兒罢。——倒茶来。”

瘦长子一面說，一面就拉过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背后。三老爷脸上的肌肉一动，似乎是微笑，对那个瘦长子瞥了一眼，就望着門外。这时三老爷的車子已經开过去了，第二輛汽車补了缺，从車廂里下来一男一女，也进来了。男的是五短身材，微胖，滿面和气的一张白脸。女的却高得多，也是方脸，和三老爷有几分相像，但頗白嫩光

澤。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紀了，但女的因为裝飾入时，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。男的先开口：

“蓀甫，就在这里等候么？”

紫酱色脸的蓀甫还没回答，輪船局的那个瘦长子早又陪笑說：

“不錯，不錯，姑老爷。已經听得拉过回声。我派了人在那里看着，专等船靠了碼頭，就进来报告。頂多再等五分鐘，五分鐘！”

“呀，福生，你还在这里么？好！做生意要有长性。老太爷向来就說你肯学好。你有几年不見老太爷罢？”

“上月回乡去，还到老太爷那里請安。——姑太太請坐罢。”

叫做福生的那个瘦长男子听得姑太太称赞他，快活得什么似的，一面急口回答，一面轉身又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姑老爷和姑太太的背后，又是献茶，又是敬烟。他是蓀甫三老爷家里一个老僕的兒子，从小就伶俐，所以蓀甫的父亲——吳老太爷特囑蓀甫安插他到这戴生昌輪船局。但是蓀甫他們三位且不先坐下，眼睛都看着門外。門口馬路上也有一个彪形大汉站着，背向着門，不住地左顧右盼；这是姑老爷杜竹斋随身带的保鏢。

杜姑太太輕声松一口气，先坐了，拿一塊印花小絲巾，在嘴唇上抹了几下，回头对蓀甫說：

“三弟，去年我和竹斋回乡去扫墓，也坐这云飞船。是一条快船。单趟直放，不过半天多，就到了；就是顯得

厉害。骨头痛。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。他那半肢疯，半个身子简直不能动。竹斋，去年我們看見爸爸坐久了就說头晕——”

姑太太說到这里一頓，輕輕吁了一口气，眼圈兒也像有点紅了。她正想接下去說，猛的一声汽笛从外面飞来。接着一个人跑进来喊道：

“云飞靠了碼頭了！”

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来，手扶着杜竹斋的肩膀。那时福生已經飞步搶出去，一面走，一面扭轉頸子，朝后面說：

“三老爷，姑老爷，姑太太；不忙，等我先去招呼好了，再出来！”

輪船局里其他的办事人也开始忙乱；一片声喚脚夫。就有一架預先准备好的大藤椅由两个精壯的脚夫抬了出去。蓀甫眼睛望着外边，嘴里說：

“二姊，回头你和老太爷同坐一八八九号，讓四妹和我同車，竹斋帶阿萱。”

姑太太点头，眼睛也望着外边，嘴唇翕翕地动：在那里念佛！竹斋含着雪茄，微微的笑着，看了蓀甫一眼，似乎說“我們走罢”。恰好福生也进来了，十分为难似的皺着眉头：

“真不巧。有一只苏州班的拖船停在里挡——”

“不要紧。我們到碼頭上去看罢！”

蓀甫截断了福生的話，就走出去了。保鏢的老关赶快

也跟上去。后面是杜竹斋和他的夫人，还有福生。本来站在門口的杜竹斋的保鏢就作了最后的“殿軍”。

云飞輪船果然泊在一条大拖船——所謂“公司船”的外边。那只大藤椅已經放在云飞船头，两个精壮脚夫站在旁边。碼頭上冷靜靜地，没有什么閑杂人；輪船局里的两三个职员正在那里高声吆喝，轟走那些围近来的黄包車夫和小販。蓀甫他們三位走上了那“公司船”的甲板时，吳老太爷已經由云飞的茶房扶出来坐上藤椅子了。福生赶快跳过去，做手势，命令那两个脚夫抬起吳老太爷，慢慢地走到“公司船”上。于是兒子，女兒，女婿，都上前相見。虽然路上辛苦，老太爷的脸色并不难看，两圈紅暈停在他的額角。可是他不作声，看看兒子，女兒，女婿，只点了一下头，便把眼睛閉上了。

这时候，和老太爷同来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也挤上那“公司船”。

“爸爸在路上好么？”

杜姑太太——吳二小姐，拉住了四小姐，輕声問。

“没有什么。只是老說头眩。”

“赶快上汽車罢！福生，你去招呼一八八九号的新車子先开来。”

蓀甫不耐煩似的說。讓两位小姐围在老太爷旁边，蓀甫和竹斋，阿萱就先走到碼頭上。一八八九号的车子开到了，藤椅子也上了岸，吳老太爷也被扶进汽車里坐定了，二小姐——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爷旁边。本来还是閉

着眼睛的吳老太爺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氣一刺激，便睜開眼來看一下，顫着聲音慢慢地說：

“芙芳，是你么？要蕙芳來！蕙芳！還有阿萱！”

蓀甫在后面的車子里聽得了，略皺一下眉頭，但也不說什麼。老太爺的脾氣古怪而且執拗，蓀甫和竹齋都知道。於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爺阿萱都進了老太爺的車子。二小姐芙芳舍不得離開父親，便也擠在那里。兩位小姐把老太爺夾在中間。馬達聲音響了，一八八九號汽車開路，已經動了，忽然吳老太爺又銳聲叫了起來：

“《太上感應篇》！”

這是裂帛似的一聲怪叫。在這一聲叫喊中，吳老太爺的殘余生命力似乎又復旺盛了；他的老眼閃閃地放光，額角上的淡紅色轉為深朱，雖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。

一八八九號的司機立刻把車煞住，驚惶地回過臉來。蓀甫和竹齋的車子也跟着停止。大家都怔住了。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爺要的是什麼。她看見福生站在近旁，就喚他道：

“福生，趕快到雲飛的大餐間里拿那部《太上感應篇》來！是黃綾子的書套！”

吳老太爺自從騎馬跌傷了腿，終至成為半肢瘋以來，就虔奉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二十余年如一日；除了每年印贈而外，又曾恭楷手抄一部，是他坐臥不離的。

一會兒，福生捧着黃綾子書套的《感應篇》來了。吳老太爺接過來恭恭敬敬擺在膝頭，就閉了眼睛，干癟的嘴唇

上浮出一絲放心了的微笑。

“開車！”

二小姐輕聲喝，松了一口气，一仰脸把后頸靠在彈簧背墊上，也忍不住微笑。这时候，汽車愈走愈快，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，到了外白渡桥轉弯朝南，那三輛車便像一陣狂風，每分鐘半英里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紀錄。

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，驅馳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，而却捧了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“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”的誥誡，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。而尤其使这矛盾尖銳化的，是吳老太爷的真正虔奉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騙錢的“善棍”。可是三十年前，吳老太爷却还是頂括括的“維新党”。祖若父两代侍郎，皇家的恩澤不可謂不厚，然而吳老太爷那时却是滿腔子的“革命”思想。普遍于那时候的父与子的冲突，少年的吳老太爷也是一个主角。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習武騎馬跌伤了腿，又不幸而漸漸成为半身不遂的毛病，更不幸而接着又賦悼亡，那么現在吳老太爷也許不至于整天捧着《太上感应篇》罢？然而自从伤腿以后，吳老太爷的英年浩气就好像是整个兒跌丢了；二十五年来，他就不曾跨出他的書斋半步！二十五年来，除了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他就不曾看过任何書报！二十五年来，他不曾經驗过書斋以外的人生！第二代的“父与子的冲突”又在他自己和蓀甫中間不可挽救地發生。而且如果說上一代的侍郎可算

得又怪僻，又执拗，那么，吴老太爷正亦不弱于乃翁；书斋便是他的堡垒，《太上感应篇》便是他的护身法宝，他坚决的拒绝了和儿子妥协，亦既有十年之久了！

虽然此时他已经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车里，然而并不是他对儿子妥协。他早就说过，与其目击儿子那样的“离经叛道”的生活，倒不如死了好！他绝对不愿意到上海。蔡甫向来也不坚持要老太爷来，此番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，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，让老太爷高卧家园，委实是不妥当。这也是儿子的孝心。吴老太爷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土匪，什么红军，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！但是坐卧都要人扶持，半步也不能动的他，有什么办法？他只好让他们从他的“堡垒”里抬出来，上了云飞轮船，终于又上了这“子不语”的怪物——汽车。正像二十五年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不能到底做成“维新党”，使他不得不对老侍郎的“父”屈服，现在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又不能“积善”到底，使他不得不对新式企业家的“子”妥协了！他就是那么样始终演着悲剧！

但毕竟尚有《太上感应篇》这护身法宝在他手上，而况四小姐蕙芳，七少爷阿萱一对金童玉女，也在他身旁，似乎虽入“魔窟”，亦未必竟堕“德行”，所以吴老太爷闭目养了一会神以后，渐渐泰然怡然睁开眼睛来了。

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。吴老太爷向前看。天哪！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，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，排山倒海般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，忽地又没有了；光

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，無窮無尽地，一杆接一杆地，向吳老太爷眼前打来，忽地又沒有了；长蛇陣似的一串黑怪物，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，噉——噉——地吼着，閃电似的冲将过来，准对着吳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！近了！近了！吳老太爷閉了眼睛，全身都抖了。他觉得他的头顱仿佛是在頸頸子上旋轉；他眼前是紅的，黃的，綠的，黑的，發光的，立方体的，圓錐形的，——混杂的一团，在那里跳，在那里轉；他耳朵里灌滿了轟，轟，轟！軋，軋，軋！噉，噉，噉！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。

不知經過了多少时候，吳老太爷悠然轉过一口气来，有說話的声音在他耳边动蕩：

“四妹，上海也不太平呀！上月是公共汽車罢工，这月是電車了！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鬧事，捉了几百，當場打死了一个。共产党有槍呢！听三弟說，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穩。随时可以鬧事。时时想暴动。三弟的厂里，三弟公館的围牆上，都写滿了共产党的标語……”

“难道巡捕不捉么？”

“怎么不捉！可是捉不完。啊哟！真不知道那里来的这許多不要性命的人！——可是，四妹，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。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！明天赶快換一身罢！”

是二小姐美芳和四小姐蕙芳的對話。吳老太爷猛睜开了眼睛，只見左右前后都是像他自己所坐的那种小箱子——汽車。都是靜靜地一动也不动。橫在前面不远，却

像开了一道河似的，从南到北，又从北到南，匆忙地杂乱地交流着各色各样的车子；而夹在车子中间，又有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，都像有鬼赶在屁股后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。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一道红光，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。

这里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点，所谓“抛球场”。东西行的车辆此时正在那里静候指挥交通的红绿灯的命令。

“二姊，我还没见过三嫂子呢。我这一身乡气，会惹她笑痛了肚子罢。”

蕙芳轻声说，偷眼看一下父亲，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。芙芳笑了一声，拿出手帕来抹一下嘴唇。一股浓香直扑进吴老太爷的鼻子，痒痒地似乎怪难受。

“真怪呢！四妹。我去年到乡下去过，也没看见像你这一身老式的衣裙。”

“可不是。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，但是父亲不许我——”

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，他心跳了。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。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了二小姐的装束；虽则尚在五月，却因今天骤然闷热，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；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，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，袖口缩在臂弯以上，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。一种说不出的厌恶，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，他赶快转过脸去，不提防扑进他视野

的，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紗坎肩，連肌膚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，高坐在一輛黄包車上，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，簡直好像沒有穿褲子。“万恶淫为首”！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吳老太爷全身發抖。然而还不止此。吳老太爷眼珠一轉，又瞥見了他的寶貝阿萱却正张大了嘴巴，出神地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！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，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，喉間是火辣辣地，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。

此时指揮交通的灯光換了綠色，吳老太爷的車子便又向前进。冲开了各色各样車輛的海，冲开了紅紅綠綠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，向前进！机械的騷音，汽車的臭屁，和女人身上的香气，霓虹电管的赤光，——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，毫無怜悯地压到吳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，直到他只有目眩，只有耳鳴，只有头晕！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經像要爆裂似的發痛，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！

呼卢呼卢的声音从吳老太爷的喉間發出来，但是都市的騷音太大了，二小姐，四小姐和阿萱都沒有听到。老太爷的脸色也变了，但是在不断的紅綠灯光的映射中，誰也不能辨別誰的脸色有什么异样。

汽車是旋風般向前进。已經穿过了西藏路，在平坦的靜安寺路上开足了速率。路旁隱在綠蔭中射出一点灯光的小洋房連排似的扑过来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五月夜的凉風吹在車窗上，猎猎地响。四小姐蕙芳像是摆脱了什么重压

似的松一口气，对阿萱說：

“七弟，这可长住在上海了。究竟上海有什么好玩，我只觉得乱烘烘地叫人头痛。”

“住慣了就好了。近来是乡下土匪太多，大家都搬到上海来。四妹，你看这一路的新房子，都是这两年内新盖起来的。随你盖多少新房子，总有那么多的人来住。”

二小姐接着說，打开她的紅色皮包，取出一个粉扑，对着皮包上装就的小鏡子便开始化起妆来。

“其实乡下也还太平。謠言还没有上海那么多。七弟，是么？”

“太平？不見得罢！两星期前开来了一連兵，刚到关帝庙里驻扎好了，就向商会里要五十个年青的女人——补洗衣服；商会說沒有，那些八太爷就自己出来动手拉。我們隔壁开水果店的陈家嫂不是被他們拉了去么？我們家的陆媽也是好几天不敢出大門……”

“真作孽！我們在上海一点不知道。我們只听說共产党要擄女人去共。”

“我在鎮上就不曾見過半个共軍。就是那一連兵，叫人头痛！”

“吓，七弟，你真糊塗！等到你也看見，那还了得！竹斋說，現在的共产党真厉害，九流三教里，到处全有。防不胜防。直到像雷一样打到你眼前，你才觉到。”

这么說着，二小姐就輕輕吁一声。四小姐也觉毛骨悚然。只有不很懂事的阿萱依然张大了嘴胡胡地笑。他听得

二小姐把共产党說成了神出鬼沒似的，便覺得非常有趣；“会像雷一样的打到你眼前来么？莫不是有了妖术罢！”他在肚子里自問自答。这位七少爷今年虽已十九岁，虽然长的極漂亮，却因为一向就做吳老太爷的“金童”，很有几分傻。

此时車上的喇叭突然鳴鳴地叫了两声，車子向左轉，駛入一条靜蕩蕩的浓蔭夹道的橫馬路，灯光从树叶的密層中洒下来，斑斑駁駁地落在二小姐她們身上。車子也走得慢了。二小姐赶快把化妆皮包收拾好，轉脸看着老太爷輕声說：

“爸爸，快到了。”

“爸爸睡着了！”

“七弟，你喊得那么响！二姊，爸爸閉了眼睛养神的时候，誰也不敢惊动他！”

但是汽車上的喇叭又是鳴鳴地連叫三声，最后一声拖了个长尾巴。这是暗号。前面一所大洋房的两扇烏油大鉄門霍地蕩开，汽車就輕輕地駛進門去。阿萱猛的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看見蓀甫和竹斋的汽車也銜接着进来，又看見鉄門两旁站着四五个当差，其中有武装的巡捕。接着，砰——的一声，鉄門就关上了。此时汽車在花园里的柏油路上走，發出細微的絲絲的声音。黑森森的树木夹在柏油路两旁，三三两两的电灯在树蔭間閃爍。驀地車又轉弯，眼前一片雪亮，耀的人眼花，五开開三層樓的一座大洋房在前面了，从屋子里散射出来的無線电音乐在空中迴翔，咕——的一声，汽車停下。